

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

张恨水 著

金粉世家 (上)

J I N F E N
S H I J I A

二十世纪的《红楼梦》，
张恨水最出彩最为人知的一部作品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金粉世家 (上)

张恨水 著

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

J I N F E N
S H I J I A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 长江出版传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粉世家 / 张恨水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7
(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)
ISBN 978-7-5354-7233-5

I. ①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5980号

责任编辑: 曾莉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大全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51 插页: 4页

版次: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886千字

定价: 68.00元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序

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，至乐也。然而今日饮食团聚，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？未可卜也。吾有吾身，今日品茗吟诗，微醺登榻，至逸也。然则今日如此，明日仍如此否？又未可知也。最亲近者莫如家人，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，而吾家吾身，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。然而茫茫宇宙间，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？吾自有知识以来，而读书，而就职业，而娶妻，而立家庭，劳矣！而劳之结果，仅仅能顾今日，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。可痛已！何以言之？请以事为证。吾闻某小说家，操笔为文，不及半页之纸，伏案而卒，其死已速矣。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，将成巨和，喜色溢于面，同座一中风出，为上家拦而和之，某夫人一念而绝，其死又更速也。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，安知其不终篇耶？某夫人于中风刚出，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，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？嗟夫！人生如此，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？此事吾早知之，吾乃不敢少想，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，惟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。何以忘之？作庄子达观而已矣。此古人所谓不作无益之事，曷遣有涯之生者也。

吾之作《金粉世家》也，初尝作此想，以为吾作小说，何如使人愿看吾书？断而更进一步思之，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？至今思之，此又何必？读者诸公，于其工作完毕，茶余酒后，或甚感无聊，或偶然兴至，略取一读，藉消磨其片刻之时光。而吾书所言，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，是亦足矣。主义非吾所敢谈也，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，吾作小说，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，便已毕其使命矣。今有人责吾浅陋，吾即乐认为浅陋，今有人责吾无聊，吾即乐认为无聊。盖小说为通俗文字，把笔为此，即不免浅陋与无聊；华国文章，深山名著，此别有人在，非吾所敢知也。明夫此，《金粉世家》之有无其事？《金粉世家》之是何命意？都可不问矣。有人曰：此颇似取径《红楼梦》，可曰新红楼梦。吾曰：唯唯。又有人曰：此颇似融合近代无数朱门状况，而为之缩写一照。吾又曰：唯唯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孰能必其一律？听之而已，吾又何必辩哉？

此书凡八十万言，吾每日书五六百言，起端以至于终篇，约可六年。吾初作是

书时，大女慰儿，方牙牙学语，继而能行矣，能无不能语矣，能上学矣，上学且二年矣，而吾书乃毕。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，吾作书毕，且不禁喟然曰：树犹如此也。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，吾幼女康儿方夭亡，悲未能自己，不觉随笔插入文中，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。乃不及二十余日，而长女慰儿，亦随其妹于地下。吾作尾声之时，自觉悲痛，不料作序文之时，又更悲痛也。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，料此书出版，儿墓草深当尺许也。当吾日日写《金粉世家》，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，常窃视曰：“勿扰父，父方作《金粉世家》也。”今吾作序，同此明窗，同此书案，掉首而顾，吾儿何在？嗟夫！人生事之不可捉摸，大抵如是也。忆吾十六七岁时，读名人书，深慕徐霞客之为，人誓游名山大川。至二十五六岁时，酷好词章，便又欲读书种菜，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，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。至三十岁以来，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，但愿一杖一盂，作一游方和尚而已。顾有时儿女情重，辄又忘之。今吾儿死，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，富贵何为？名利何为？作和尚之念，又滋深也。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，所以然，《金粉世家》之如此开篇，如此终场者矣。

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，然若干年月，或尚有存者，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，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？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？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？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？人生无常，吾何能知也？书犹如是，序文犹如是，人之将来，不可测矣。此一点感慨，扩而充之，《金粉世家》之起迄，易于下笔者也。语曰：“读者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小说虽小道，例不外此也。求读者知吾，即求读者之知《金粉世家》耳。此又吾为《金粉世家》序，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。凡百君子，匡而进之，吾固乐于拜而受之。或言于小说以外，则不敢知也。书至此，烈日当空，槐荫满地，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，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。同此午日，同此槐荫，同此书案，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，而为日无多，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。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

1932. 6. 18 张恨水序于北京

目 录

楔	子	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	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/ 001
第 一 回		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	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娥 / 008
第 二 回		月夜访情倩重来永巷	绮宴招腻友双款幽斋 / 014
第 三 回		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	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 / 020
第 四 回		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	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 / 026
第 五 回		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	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 / 032
第 六 回		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	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 / 039
第 七 回		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	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 / 045
第 八 回		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	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 / 052
第 九 回		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	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 / 058
第 十 回		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	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 / 065
第 十 一 回		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	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 / 073
第 十 二 回		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	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 / 080
第 十 三 回		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	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 / 087
第 十 四 回		隔户听闻嘲漏传消息	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 / 093
第 十 五 回		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	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 / 101
第 十 六 回		种玉问侯门尺书求友	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 / 109
第 十 七 回		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	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 / 117
第 十 八 回		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	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 / 125
第 十 九 回		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	又蒙厚惠释虑白镬中 / 130
第 二 十 回		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	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 / 136
第 二 十 一 回		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	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 / 143
第 二 十 二 回		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	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/ 149
第 二 十 三 回		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	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 / 155
第 二 十 四 回		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	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/ 162
第 二 十 五 回		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	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 / 169
第 二 十 六 回		屡泄春光偕行露秀色	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 / 175
第 二 十 七 回		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	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 / 182

第二十八回	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	醵金献寿授受各相宜 / 189
第二十九回	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	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/ 196
第三十回	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	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/ 203
第三十一回	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	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/ 210
第三十二回	妇为兄隐瞞将善吼狮	弟为兄隐瞞将善吼狮 / 217
第三十三回	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	馈肴成画饼醋海微波 / 225
第三十四回	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	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/ 232
第三十五回	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	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 / 238
第三十六回	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	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/ 245
第三十七回	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	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/ 252
第三十八回	拥翠依红无人不舍笑	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/ 259
第三十九回	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	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/ 266
第四十回	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	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/ 273
第四十一回	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	隔屏说闲话泄泄情关 / 280
第四十二回	云破月来良人避豕妇	莺嗔燕咤娇委屈家翁 / 287
第四十三回	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	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/ 295
第四十四回	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	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/ 302
第四十五回	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	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/ 310
第四十六回	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	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/ 318
第四十七回	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	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/ 326
第四十八回	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	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/ 333
第四十九回	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	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/ 340
第五十回	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	少年避众客十目驰骋 / 347
第五十一回	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	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/ 354
第五十二回	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	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/ 361
第五十三回	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	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/ 368
第五十四回	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	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/ 375
第五十五回	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	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/ 382
第五十六回	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	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/ 389
第五十七回	暗访寒家追思原不忝	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/ 397
第五十八回	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	严父嗤豚犬忿欲分居 / 404
第五十九回	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	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/ 412
第六十回	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	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/ 419
第六十一回	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	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/ 426
第六十二回	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	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/ 433
第六十三回	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	躬参盛会知已有因来 / 441

第 六 十 四 回	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	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/ 449
第 六 十 五 回	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	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/ 456
第 六 十 六 回	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	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/ 463
第 六 十 七 回	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	合家都忬悦玉树双辉 / 470
第 六 十 八 回	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	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/ 478
第 六 十 九 回	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	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/ 485
第 七 十 回	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	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/ 493
第 七 十 一 回	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	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/ 501
第 七 十 二 回	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	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 / 508
第 七 十 三 回	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	并头嘲白发蕉境分甘 / 515
第 七 十 四 回	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	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/ 522
第 七 十 五 回	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	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/ 530
第 七 十 六 回	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	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/ 537
第 七 十 七 回	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	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/ 545
第 七 十 八 回	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	漫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/ 552
第 七 十 九 回	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	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/ 560
第 八 十 回	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	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/ 567
第 八 十 一 回	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	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/ 574
第 八 十 二 回	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	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/ 582
第 八 十 三 回	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	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 / 590
第 八 十 四 回	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	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 / 597
第 八 十 五 回	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	红颜计柴米貽笑方家 / 604
第 八 十 六 回	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	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 / 612
第 八 十 七 回	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	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 / 619
第 八 十 八 回	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	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/ 626
第 八 十 九 回	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	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 / 633
第 九 十 回	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	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 / 640
第 九 十 一 回	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	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 / 647
第 九 十 二 回	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	传笺盼一顾郎趾匆匆 / 654
第 九 十 三 回	半夜驰车娓娓谈浮海	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 / 661
第 九 十 四 回	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	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 / 668
第 九 十 五 回	强夺球针病狂怀璧遁	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 / 675
第 九 十 六 回	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	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 / 682
第 九 十 七 回	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	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 / 689
第 九 十 八 回	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	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/ 696
第 九 十 九 回	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	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 / 702

第 一 百 回	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	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 / 709
第一百〇一回	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	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 / 715
第一百〇二回	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	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 / 721
第一百〇三回	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	远来有情情海起新澜 / 727
第一百〇四回	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	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 / 734
第一百〇五回	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	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 / 740
第一百〇六回	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	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/ 747
第一百〇七回	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	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/ 753
第一百〇八回	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	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/ 759
第一百〇九回	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	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/ 765
第一百一十回	航海倚英雌更谋捷径	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/ 773
第一百一十一回	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	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/ 782
第一百一十二回	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	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/ 791
尾 声	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	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/ 800

楔子

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

人生的岁月，如流水地一般过去。记得满街小摊子上，摆着泥塑的兔儿爷，忙着过中秋，好像是昨日的事。可是一走上街去，花爆摊，花灯架，宜春帖子，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，原来要过旧历年了。到了过年，由小孩子到老人家，都应得忙一忙。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，倒不算什么，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账，没法交代而外，一律和平常一样。到了除夕前四五日，一部分的工作已停，反觉消闲些啦。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，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。下半天没有什么事情，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，也点缀点缀年景。一起这个念头，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。到了西四牌楼，只见由西而来，往西而去的，比平常多了。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，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，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。再往西走，卖历书的，卖月份牌的，卖杂拌年果子的，渐渐接触眼帘，给人要过年的印象，那就深了。快到白塔寺，街边的墙壁上，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，红对联下面，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，桌上一个大砚池，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，四五支大小笔。桌子边，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。这种人叫作书春的。就是趁着新年，写几副春联，让人家买去贴，虽然不外乎卖字，买卖行名却不差，叫作书春。但是这种书春的，却不一定都是文人。有些不大读书的人，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，也作这行买卖。所以一般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，不十分注意。就是在下落拓京华，对于风尘中人物，每引为同病，而对于书春的，却也是不大注意。

这时我到了庙门口，下了车子，正要进庙，一眼看见东南角上，围着一大群人站在那里推推拥拥。当时我的好奇心动，丢了庙不进去，走过街，且向那边看看。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，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，向里看去，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，坐在一桌子边，在那里写春联。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，却在那里收钱，向看的人说话。原来这个妇人书春，和别人不同，别人都是写好了，挂在那里卖；她却是人家要买，她再写。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，人家说要贴在客堂里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。我心里想，这也罢了，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。至于联文，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。但是也难为她记得。我这样想时，猛抬头，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，行书一张广告。上面是：

飘茵阁书春价目

诸公赐顾，言明是贴在何处者，当面便写。文用旧联，小副钱费二角，中副三角，大副四角。命题每联一元，嵌字加倍。

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，心想，她真有这个能耐？再看看她，那广告上，直截了当，一字是一字，倒没有什么江湖话。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，贫而出此。但是那飘茵阁三字，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，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？我在一边这样想时，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，笔姿很是秀逸。对联写完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，抬起头来，微微嘘了一口气。我看她的脸色，虽然十分憔悴，但是手脸洗得干净，头发理得齐整，一望而知，她年青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。我一面张望，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。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，早对着我笑面相迎，问道：“先生要买对联吗？”我被她一问，却不好意思说并不买对联。只得说道：“要一副，但是要嵌字呢，立刻也就有吗？”那个写字的妇人，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，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。便带着笑容插嘴道：“这个可不敢说。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，有不容易嵌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，勉强总可以试一试。”我听她这话，虽然很谦逊，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。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，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，要周济周济她。于是我便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。这些围着在那里看的人，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，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。我拿着名片，递给那个老妇人，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看，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。我便说道：“我倒不要什么春联，请你把我的职业，做上一副对联就行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。”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，是个业余新闻记者的，署名却是文丐。笑道：“这位先生如何太谦？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，行么？”我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她又笑道：“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，做得又不好，先生不要笑话。”我道：“很愿意请教，不必客气。”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，抽出两张来，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，大概分出七个格子。于是分了一张，铺在桌上，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。然后将一支大笔，伸到砚池里去蘸墨。一面蘸墨，一面偏着头想。不到两三分种的工夫，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，于是提起笔来，就在纸上写了下去。七个字写完，原来是：

文章直至饥臣朔。

我一看，早吃了一大惊，不料她居然能此。这分明是切文丐两个字做的。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，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。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。饥字更是活用了。她将这一联写好，和那老妇人牵着，慢慢地铺在地下。从从容容，又来写下联。那七个字是：

斧钺终难屈董狐。

这下一联，虽然是个现成的典，但是她在董狐上面，加了终难屈三个字，用的是活对法，便觉生动而不呆板。这种的活对法，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，决不能措之裕如。到了这时，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。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，我觉得过于唐突了。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，拿出三毛五毛，拿一副对联就走。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，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这样藐视文人的事，我总是不肯做的。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：“这对联没有干，暂时我不能拿走。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，回头我的事情完了，再来拿。如是晏些，收了摊子，到你府上去拿，也可以吗？”那老妇人还犹疑未决，书春的妇人，一口便答应道：“可以！可以！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。门口有两株槐树，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，写冷宅两个字，那就是舍下。”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，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，点了一个头，和她作别，便退出了人丛。

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，不过是一句遁词。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，各坐谈了一阵，日已西下，估计收了摊子了，便照着那妇人所说，去寻她家所在。果然，那个小胡同里，有两株大槐树，槐树下面，有两扇小白门。我正在敲门问时，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，背着零碎东西，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。我正打算打招呼，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，便喊着道：“那位先生，这就是我们家里。”她们一面招呼，一面已走上前，便让我进里面去坐。我走进大门一看，是个极小的院子，仅仅只有北房两间，厢房一间。她让进了北屋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，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。见了我进来，起身让座。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，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，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。那个老妇人，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。那书春的妇人，却和那个老头子，来陪我说话。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，他说他叫韩观久。我道：“这里不是府上一家住吗？”韩观久道：“也可以说是一家，也可以说是两家。”便指着那妇人道：“这是我家姑奶奶，她姓冷，所以两家也是一家。”我听了这话不懂，越发摸不着头脑。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，便道：“不瞒你先生说，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。刚才那个老太太，我就是她喂大的，这是我妈妈爹呢。”我这才明白了，那老妇人是她乳母，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。这时我可为难起来，要和这个妇人谈话了，我称她为太太呢，还是称她为女士呢？且先含糊着问道：“贵姓是冷？”对道：“姓金，姓冷是娘家的姓呢。”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。便道：“金太太的才学，我实在佩服。蒙你写的一副对联，实在好。”金太太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。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，宁可饿死，也不能做这沿街鼓板一样的生活，哪里谈到好坏？本来呢，我自己可以不必出面，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，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，所以我想了一个下策，亲自出去。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书春，好奇心动，必定能买到一两副的。”说着脸一红。又道：“这是多么惭愧的事！”我说：“现在潮流所趋，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，自谋生活，这有什么做不得？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也只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，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，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呢？”我道：“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，这又何妨？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吗？”

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：“一来为教他，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；其实也是有限得很，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。”我说：“这位是令郎吗？”金太太凄然道：“正是。不为他，我何必还受这种苦，早一闭眼睛去了。”便对那孩子道：“客来了，也不懂一点礼节，只躲到一边去，还不过来鞠躬。”那孩子听说，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。我执着那孩子的手，一看他五官端正，白白净净的。手指甲剪得短短的，身上穿的蓝布棉袍，袖口却是干净，并没有墨迹和积垢。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，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，更可钦佩。但是学问如此，道德又如彼，何至于此呢？只是我和人家初交，这是人家的秘密，是不便于过问的，也只好放在心里。不过我替她惋惜的观念，就越发深了。我本来愁着要酬报她的两块钱，无法出手。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，看一看里面，只有三张五元的钞票。我一想，像我文丐，当这岁暮天寒的时候，决计没有三元五元接济别人的力量。但是退一步想，她的境遇，总不如我，便多送她三元，念在斯文一脉，也分所应当。一刹那间，我的恻隐心，战胜了我的吝啬心，便拿了一张五元钞票，放在那小孩子手里。说道：“快过年了，这个拿去逛厂甸买花爆放罢。”金太太看见，连忙站起来，将手一拦那小孩。笑着说道：“这个断乎不敢受！”我说：“金太太你不必客气。我文丐朝不保夕，决不能像慷慨好施的人随便。我既然拿出来了，我自有十二分的诚意，我决计是不能收回的。”金太太见我执意如此，谅是辞不了的，便叫小孩子对我道谢，将款收了。那个老妇人，已用两只洋瓷杯子斟上两杯茶来。两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，可是外面一层珐琅瓷，十落五六，成了半只铁碗。杯子里的茶叶，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儿，浮在水面上。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的日子，都是最简陋的了。我和他们谈了一会，将她对联取了，自回家去，把这事也就扔下了。

过了几天，已是新年，我把那副对联贴在书房门口。我的朋友来了，看见那字并不是我的笔迹，便问是哪个写的。我抱着逢人说项的意思，只要人家一问，我就把金太太的身世，对人说了，大家都不免叹息一番。也是事有凑巧，新正月初七日，我预备了几样家乡菜，邀了七八个朋友，在家里尽一日之乐。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，金太太那个儿子，忽然到我这里来拜年，并且送了我一部木版的《唐宋诗醇》。那小孩子说：“这是家里藏的旧书，还没有残破，请先生留下。”他说完，就去了。我送到大门口，只见他母亲的妈妈爹在门口等着呢。我回头和大家一讨论，大家都说：“这位金太太，虽然穷，很是介介，所以她多收你三四块钱，就送你一部书。而且她很懂礼，你看她叫妈妈爹送爱子来拜年，却不是以寻常人相待呢。”我就说：“既然大家都很钦佩金太太，何不帮她一个忙？”大家都说：“忙要怎样帮法？”我说：“若是送她钱，她是不要的，最好是和她找一个馆地。一面介绍她到书局里去，让她卖些稿子。”大家说：“也只有如此。”又过了几天，居然和她找到一所馆地。

我便亲自到金太太家里去，把话告诉她。她听了我的话，自然是感激，便问：“东家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这家姓王，主人翁是一个大实业家，只教他家两位小姐。”金太太说：“是江苏人吗？”我道：“是江苏人。”金太太紧接着说：“他是住在东城太阳胡同吗？”我道：“是的。”金太太听说，脸色就变了。她顿了一顿。然后正色对我道：“多谢

先生帮我的忙,但是这地方,我不能去。”我道:“他家虽是有钱,据一般人,也是一个文明人家。据我说,不至于轻慢金太太的。”金太太道:“你先生有所不知,这是我一家熟人,我不好意思去。”她口里这样说,那难堪之色,已经现于脸上。我一想,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,我一定要追着向前问,有刺探人家秘密之嫌。便道:“既然如此,不去也好,慢慢再想法子罢。”金太太道:“这王家,先生认识吗?”我说:“不认识,不过我托敝友辗转介绍的。”金太太低头想了一想,说道:“先生是个热心人,有话实说不妨。老实告诉先生,我一样地有个大家庭,和这王家就是亲戚啦。我落到这步田地……”说到这里,那头越发低下去了,半晌,不能抬起来。早有两点眼泪,落在她的衣襟上。这时,那个老妇人端了茶来,金太太搭讪着和那老妇人说话,背过脸去,抽出手绢,将眼睛擦了一擦。我捧着茶杯微微呷了一口茶,又呷二口茶,心里却有一句话要问她,那末,你家庭里那些人,哪里去了呢?但是我总怕说了出来,冲犯了人家,如此话到了舌尖,又吞了下去。这时,她似乎知道我看破了她伤心,于是勉强笑了一笑,说道:“先生不要见怪,我不是万分为难,先生给我介绍馆地,我决不会拒绝的。”我道:“这个我很明了,不必介意。”说完了这两句话,她无甚可说了,我也无甚可说了。屋子里沉寂寂的,倒是胡同外面卖水果糖食的小贩,敲着那铜碟儿声音,一阵阵送来。我又呷了几口茶,便起身告辞,约了过日再会。

我心里想,这样一个人,我猜她有些来历,果然不错。只是她所说的大家庭,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呢?后来我把她的话,告诉了给她找馆地的那个朋友。那朋友很惊讶,说道:“难道是她呢?她怎样还在北京?”我问道:“你所说的她,指的是谁?”我那朋友摇摇头道:“这话太长,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。若真是她,我一定要去见见。”我道:“她究竟是谁?你说给我听听看。”我的朋友道:“现在且不必告诉你,让我见了她以后,哪一天晚上你扇一炉子大火,沏一壶好茶,我们联床夜话,我来慢慢地告诉你,可当一部鼓儿词听呢。”他这样说,我也不能勉强。但是我急于要打破这个哑谜,到了次日,我便带他到金太太家里去,作为三次拜访。不料到了那里,那冷宅的一张纸条,已经撕去了。门口另换了一张招租的帖子。我和我的朋友都大失所望。我的朋友道:“不用说,这一定是她无疑了。她所以搬家,正是怕我来找她呀。既然到此,看不见人,进去看看屋子,也许在里面找到一点什么东西,更可以证明是她。”我觉得这话有理,便和他向前敲门。里面看守房子的人,以为我们是赁房的,便打开门引我两人进去。我们一面和看守屋子的人说话,一面把眼睛四周逡巡,但是房子里空空的,一点什么痕迹都没有。我的朋友,望着我,我望着他,彼此微笑了一笑。只好走出来。走到院子里,我的朋友,看见墙的犄角边,堆着一堆字纸。便故意对着看屋子的人道:“你们把字纸堆在这里,不怕造孽吗?”说时,走上前便将脚拨那字纸。我早已知道他的命意,于是两个人四道眼光,像四盏折光灯似的,射在字纸堆里。他用脚拨了几下,一弯腰便捡起一小卷字纸在手上。我看时,原来是一个纸抄小本子,烧了大半本,书面上也烧去了半截,只有“零草”两个字。这又用不着猜的,一定是诗词稿本之类了。我本想也在字纸堆里再寻一点东西,但是故意寻找,又恐怕看屋子的人多

心，也就算了。我的朋友得了那个破本子，似乎很满意的，便对我说道：“走罢。”

我两人到了家里，什么事也不问，且先把那本残破本子，摊在桌上，赶紧地翻着看。但是书页经火烧了，业已枯焦。又经人手一盘，打开更是粉碎。只有那两页书的夹缝，不曾被火熏着，零零碎碎，还看得出一些字迹，大概这里面，也有小诗，也有小词。但是无论发现几个字，都是极悲哀的。一首落真韵的诗，有一大半看得出，是：

……莫当真，浪花风絮总无因。灯前闲理如来忏，两字伤心……

我不禁大惊道：“难道这底下是押身字？”我的朋友点点头道：“大概是吧。”我们轻轻翻了几页，居然翻到一首整诗，我的朋友道：“证据在这里了。你听，”他便念道：

铜沟流水出东墙，一叶芭蕉篆字香，不道水空消息断，只从鸦背看斜阳。

我说道：“胎息浑成，自是老手。只是这里面的话，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”我的朋友道：“你看这里有两句词，越发明了。”我看时，是：

……说也解人难。几番向银灯背立，热泪偷弹。除是……

这几句词之后，又有两句相同的，比这更好。是：

……想当年，一番一回肠断。只泪珠向人……

我道：“诗词差不多都是可供吟咏的，可惜烧了。”我的朋友道：“岂但她的著作如此，就是她半生的事，也就够人可泣可歌呢。”我道：“你证明这个金太太，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她吗？”我的朋友道：“一点不错。”我说道：“这个她究竟是谁？你能够告诉我吗？”我的朋友道：“告诉可以告诉你。只是这话太长了，好像一部二十四史，难道我还从三皇五帝说起说到民国纪元为止吗？”我想他这话也是，便道：“好了，有了一个主意了。这回过年，过得我精穷，我正想做一两篇小说，卖几个钱来买米。既然这事可泣可歌，索性放长了日子干，你缓缓地告诉我，我缓缓地写出来，可以做一本小说。倘若其中有伤忠厚的，不妨将姓名地点一律隐去，也就不要紧了。”朋友笑道：“那倒不必，我怎样告诉你，你怎样写得。须知我告诉你时，已是把姓名地点隐去了哩。再者我谈到人家的事，虽重繁华一方面，人家不是严东楼，我劝你也不要学王凤洲。”我微笑道：“你太高比，凭我也不会作出一部《金瓶梅》来，你只要把她现成的事迹告诉我，省我勾心斗角，布置局面，也就很乐意了。”我的朋友道：“设若我造一篇谣言哩？”我笑道：“当然我也写上。做小说又不是编历史，只要能自圆其说，管他什么来历？你替我搜罗好了材料，不强似我自造自写吗？”我的朋友见我如此说，自然不便推辞。而

且看我文丐穷得太厉害了,也乐得赞助我做一篇小说,免得我逢人借贷。自这天起,我们不会面则已,一见面就谈金太太的小史。我的朋友一天所谈,足够我十天半个月的投稿。有时我的朋友不来,我还去找他谈话。所幸我这朋友,是个救急而又救穷的朋友,立意成就我这部小说,不嫌其烦地替我搜罗许多材料,供我铺张。自春至夏,自秋至冬,经一个年头。我这小说居然作完了。至于小说内容,是否可歌可泣,我也不知道。因为事实虽是不够那样的,但是我的笔笨写不出来,就不能令人可歌可泣了。好在下面就是小说的正文,请看官慢慢去研究罢。

第一回

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嬛

却说北京西直门外的颐和园,为逊清一代留下来的胜迹。相传那个园子的建筑费,原是办理海军的款项。用办海军的款子,来盖一个园子,自然显得伟大了。在前清的时候,只是供皇帝、皇太后一两个人在那里快乐。到了现在,不过是刘石故宫,所谓亡国莺花。不但是大家可以去游玩,而且去游览的人,夕阳芳草,还少不得有一番凭吊呢。北地春迟,榆杨晚叶,到三月之尾,四月之初,百花方才盛开。那个时候,万寿山是重嶂叠翠,昆明湖是春水绿波,颐和园和邻近的西山,便都入了黄金时代。北京人从来是讲究老三点儿的,所谓吃一点,喝一点,乐一点,像这种地方,岂能不去游览?所以到了三四月间,每值风和日丽,那西直门外,香山和八大处去的两条大路,真个车水马龙,说不尽的衣香鬓影。

这一年三月下旬,正值天气晴和,每日出西直门的游人,络绎于途。什么汽车马车人力车驴子,来来往往,极是热闹。但是有些阔公子,马车人力车当然是不爱坐。汽车又坐得腻了。驴子呢,嫌它瘦小。先有一项不愿受的,就是驴夫送来的那条鞭子太脏,教人不敢接着。有班公子哥儿,家里喂了几头好马,偶然高兴出城来跑上一趟马。在这种春光明媚的时候,轻衫侧帽,扬鞭花间柳下,目击马嘶芳草的景况,那是多么快活呢!在这班公子哥儿里头,有位姓金的少爷,却是极出风头。他单名一个华字,取号燕西,现在只有一十八岁。兄弟排行,他是老四,若是姐妹兄弟一齐论起来,他又排行是第七,因此他的仆从,都称呼他一声七爷。他的父亲,是现任国务总理,而且还是一家银行里的总董。家里的银钱,每天像流水般地进来出去。所以他除了读书而外,没有一桩事是不顺心的。这天他因天气很好,起了一个早,九点多钟就起来了。在家中吃了一些点心,叫了李福、张顺、金荣、金贵四个听差,备了五匹马,主仆五人,簇拥着出了西直门,向颐和园而来。燕西将身上堆花青缎马褂脱下,扔给了听差,身上单穿一件宝蓝色细丝驼绒长袍,将两只衫袖,微微卷起一点,露出里面豆绿春绸的短夹袄。右手勒着马缰绳,左手拿着一根湘竹湖丝洒雪鞭。两只漆皮鞋,踏着马镫子,将马肚皮一夹,一扬鞭子,骑下的那匹玉龙白马,在大道之上,掀开四蹄,飞也似的往西驰去。后面的金荣,打着马赶了上来,口里嚷道:“我的小爷,别跑了。这一摔下来,可不是玩的。”说时,那后面的三匹马,也都追了上来。路上尘土,被马蹄掀起来,